

婦產科 觀察記事

文/菲塔諾

楔子

9:00AM，三月初的氣候依然透著些許涼意，我拉了衣領，與同組幾位同學三三兩兩的站在15樓的婦產科電梯外集合，等待本週負責教授臨床診斷學的應中和醫師出現。

以大四來說，這已不是我們第一次赴醫院上課，事實上，僅只上半年，扣除掉先期在課堂教室裡的時間，我已先後輪過胸腔內科、心臟內科以及眼科的臨診課程。而今早登門婦產科，其實也已是本週以來的第二次。主因是前兩日在婦產科討論室裡，應醫師因忙於準備即將到來的醫院評鑑，而不得不提早結束討論，並約於今早再讓我們對幾位剛收住院的婦產科病患問診，進而接續未完的病歷寫作課程。

不過坦白說，即使有了上週應醫師的初步教學，我對婦產科的了解依舊仍十分有限，課前的準備工作，也多半侷限在迅速掃讀一些產科常用的英文術語。因此等會見了病人，該問些什麼也只能說知道個大概，若想問的更深入精確，我可就一點把握也沒有了。更糟的是，由於今暑國考在即，最近睡前總習慣撥空多讀幾頁參考書，而昨夜似乎讀得太晚了些，以致今早除了有些頭疼，腦海中翻翻騰騰的，依稀仍是昨晚神經生理學上複雜的交互機制。

正當我一邊頭痛，一邊正準備把早餐打開來速戰速決時，一個身影忽然自轉角出現，正是眾人翹首以待的應醫師。
不過，這也意味的我手邊的早餐算是泡湯了。

尷尬的開始常是失敗的一半

「呵呵，早安啊，大家怎麼全站在這裡？」隨著招呼，只見應醫師一臉笑容和徐的走來，隨即要大家把隨身包裹全都先放討論室裡，迅速換上醫師袍以跟他去問診。

現代醫院的病房設置一般採U字型，護理站與值班室坐落在樓層正中央，以便隨時掌握各病房患者的生命變化。也因此我們在步出討論室後，跟在老師身後不知不覺間就繞了整個樓層大半圈。

應醫師邊走，一邊轉頭的對我們笑道：「我今天手上有三床病人可以給你們看。不過時間不多，所以等會只能讓你們兩或三個人一組負責問一床，記住，每組只有十五分鐘，問完後各組儘快回到討論室，跟上週一樣，我會請你們其中一位同學上機打 admission note(住院病例)，我們當場討論，至於其他沒抽到的嘛，事後也都要繳寫好的病例給我，就當是上這堂課的一點憑據囉，呵呵。喔，到了，就是這間。」才說完，他隨即示意背後兩位跟的最近的同學進門。

跟著沒多久，我與另一個身材略顯嬌小的同學小怡，亦被老師隨手湊對，丟另一間病房裡：

患者是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年輕少婦，神情略顯呆滯，帶著眼鏡的雙眼則頗為浮腫。有位看似她丈夫的眼鏡斯文男正一臉緊張的坐在床邊，顯然外人的出現讓他感到有些不自在。除此之外，我們對病患的資料一無所知，所有的訊息得從頭問起。

小怡看著我，似乎希望我先起個頭，我的頭仍有些痛，加上天氣冷，過敏性鼻炎症狀更是越發嚴重，我勉強打起精神，試圖表現出專業的樣子。

「咳咳，你好，我們是醫學系四年級的學生，請問該怎麼稱呼您呢？」

「嗯：我姓梁。」少婦像是想弄懂我剛剛說些什麼，頓了一下，方小聲回答我的問題。

「喔，所以我該叫你：梁太太嗎？」我望著應是他丈夫的男子，覺得自己真是問了一個笨問題，但偏偏又不好直接叫她梁小姐，只好繞著彎問起丈夫的姓氏。

少婦顯然一時不知如何反應，與丈夫互相對望了一下，尷尬開始在我們與這對夫婦間蔓延，我感受小如投射過來的責備眼神。「嗯：我丈夫姓謝。」在交換眼神幾秒後，他們夫婦總算是弄懂我的意思，由謝太太再次回答了我的問題。

我暗中舒了口氣，最尷尬的開頭總算過去了，小如開始接手問起謝太太這次住院的原因。精神狀況看起來不甚佳的謝太太，卻意外地對住院前後發生的事情與時間，掌握得分外精確。在她與先生交叉答覆問題的過程中，我方逐漸了解發生了什麼事。

菜鳥問診的藝術

原來謝太太本次住院的原因是為了生產。事實上，僅在八個小時前，她才剛產下夫妻倆人的頭一胎小孩，這或許解釋了謝先生為何看來如此手足無措，而謝太太所以看起來這麼累，主因自前晚凌晨陣痛起始，到產後為了等待排尿至今，已經足足有30個小時左右未曾入睡。（註一），除此之外，謝太太表示懷孕前後，完全沒有任何不適的地方。

問診有如一門藝術，你往往需要在相對短暫的時間裡，從一個通常素昧平生的病患身上取得足夠的私密訊息，進而幫助自己完成推理。該問哪些問題？又該怎麼問？常直接關係到你是否能做出正確的診斷，也最能看出資深醫師與菜鳥醫師在診斷功力上的差異。此外，少數問題通常基於病患隱私，一般不會當著病患家屬面前探詢，比方說「墮胎史」通常就不會當著病患的先生面前探問，以免為病患與自己引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。

正因為問診是如此的似簡實繁，苦於專業性不足，在我們把一些有關婦科與今次就診情形等基本問題問完後，我便開始感到茫無頭緒，急著想在窘態盡現前結束問診，若不是小如提醒，恐怕連產婦有沒有高血壓、糖尿病史等最平常卻又重要的問題我都忘了問。末尾，在好不容易取得大致上需要的資訊後，我對這對神色疲憊的年輕夫婦輕聲致謝，便臉色通紅的夾著尾巴從病房落荒而逃，只覺是至今為止，個人最乏專業風範的一次問診。

不久，所有的小組終於陸續的回到討論室，每個人的神色各不相同，但我看得出來，沒人覺得問診是件輕鬆事。開始進入實習就是這樣，不管你喜不喜歡，你總是會在接下來的日子，不斷發現自己笨拙的一面，然後在跌跌撞撞中努力成長。接下來會議進行的還算順利，隨著時間過去，本週的臨診課程也終於接近尾聲。

此時，討論室的電話突然響了起來。

跟上專業的是怎麼來

老師起身接了電話：「哦？已經可以接了嗎？好，我這邊馬上就要結束了，再等一下就過去。」掛了電話，老師微笑道：「好，今天的課就到這邊，大家可以走了，不過大家如果想看產婦引產，可以跟我來。」

天啊，這句話對我這個還沒實際走過看過產婦生產的醫界菜鳥來說，實在是難得一見的機會。其他同學們，似乎也跟我抱持一樣想法，大家便一窩蜂的全跟在老師後頭走出去。

應醫師的腳程奇快無比，等到我包裹收妥走出討論室，他已消失在走廊上，待得我再問明產房地點並跟上時，應醫師居然早已換妥藍色的手術衣，並且坐在產婦跟前引產。

臨時產房此時早已擠滿了醫療人員，許多儀器看起來都是活動式的，似乎可依需求直接推到各間病房。我們這些派不上用場的醫學生全擠在簾幕口，隔著數尺之遙安靜觀察。產婦此時幾已痛到失去意識，只能不斷發出有如小狗一般的悲鳴，當然也不會注意到我們這些不速之客的出現。幾個女同學臉色慘白，抿唇不語。

相較學生的震驚與小心翼翼，醫護人員似乎各個顯得老神在在，幾位護理人員時而低聲交談、時而傳遞小型工具；一個護士正握著產婦的手，而看似實習醫師的學長，則正蹲坐在賣力哄騙兼安撫產婦的應醫師身旁傳遞器械。

老師一邊口頭哄騙，一邊接過一隻小剪刀，迅速剪開年輕少婦的會陰，過程裡，少婦哀鳴依舊，對此枉若無聞。我見到少許鮮血開始滲出，在無影燈照射下，讓產道口顯得格外豔紅。我們一個個瞪大了眼，震驚不已，一個女同學不自主的拉住身旁同學袖子。

「喔喔，看到頭了，媽媽乖，再出力一下，北鼻就要出來囉。」已經不知道第幾次當白賊七的應醫師繼續安撫，由於人牆阻隔，我不確定老師說的是真是假，但突然深刻體會到婦產科醫師，除了普遍耐性好、脾氣佳，哄人的技巧似乎也高人一等。

Welcome to the World, Baby

然而就在此時，當應醫師再度開口：「好了，出來了出來了，喔，好好，小心拉出來。」一件巨大肉色的「物體」。被應醫師流暢的從產婦下體拉了出來。我定神又看了一次，真的是個嬰兒沒錯！他身上還貼覆著部份白膜，全身濕漉漉地帶著羊水，在手足無措間、正哇哇啼哭的昭告自己來到這個世界！

老師將嬰兒交給護理師稍加擦拭，又轉而抱到母親跟前報喜，或許因為實在太累了，年輕媽媽恍恍惚惚的沒做什麼反應。應醫師抬頭，示意我們這場人生大戲已告一段落，要我們自行離開。

沿途，幾位女同學在親眼目睹自然生產的痛處後，一個個信誓旦旦，表示往後絕對不接受自然產。我在後頭信步閒走，心思仍在剛剛那個全身赤紅的小嬰身上。也猜想起自己當年，是否也是這麼毫無遮掩，在眾人的見證下，以不情不願的哭聲來到這個複雜世界？

想著想著，我不禁嘆了口氣，心中對那嬰兒說到：「Welcome to our world, baby.」